

再论阿尔都塞的思想渊源*

□ 姬长军 [聊城大学 管理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阿尔都塞的哲学思想有三个渊源:结构主义者拉康的“症候阅读法”、巴歇拉尔的历史认识论和科学哲学观点以及斯宾诺莎唯理论的方法论。通过对其理论渊源的探析表明,如果把阿尔都塞的思想仅仅表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他说成是结构主义者难免有些以偏概全。相反,用“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更能表达其理论特性。

关键词: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巴歇拉尔;斯宾诺莎;唯科学主义

Abstract: The three sources of Althusser's ideology indicate it is not safe to judge his thought as Constructional Marxism. It is not fair to group Althusser only as a constructionist. On the contrary, scientism is more powerful to show his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Althusser; Constructionism; Bachelard; Spinoza; Scientism

中图分类号: B565.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289(2006)03-0311-03

一提到阿尔都塞,国内外学者都会不约而同地把他归结为结构主义者,甚至阿尔都塞本人也有这种倾向。他在1972年所作的自我批评中,就承认他在以往的著述中,特别是在《读〈资本论〉》一书中,不该与结构主义术语“调情”,从而犯了理论主义的错误^{[1]123}。然而,在仔细考察了阿尔都塞哲学的思想渊源之后,我们发现他并不仅仅是一个结构主义者。实际上,他是兼容了多家学说的唯科学主义者。

一、阿尔都塞为什么被扣上结构主义的帽子

人们之所以把阿尔都塞称为结构主义者,主要是出自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当阿尔都塞从事“保卫马克思”的理论论辩时,其大背景是法国的“结构主义运动”盛行,他也难免受其影响;第二,阿尔都塞直接搬用了拉康的“症候阅读法”来研究《资本论》,而拉康当时被普遍认为是结构主义者。因此,人们认为阿尔都塞的思想与结构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

据杜章智先生考证,最先给阿尔都塞扣上结构主义帽子的是英国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这与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人道化思潮有直接关系。当时在西方最常见的是列斐伏尔、加罗蒂和费舍尔等人的思辨人本学色彩甚浓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很适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专家的胃口,他们认为这才是其重新发现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因此,当阿尔都塞奋起反击,明确提出马克思与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存在着“认识论断裂”、“马克思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等一系列命题,并在《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和《列宁与哲学》等著作中进行系统论证时,资产阶级报刊则群起而攻之,并抓住其理论中的某些科学主义特征,把他向当时在法国风靡一时的结构主义靠拢,宣布阿尔都塞为结构主义者。作为阿尔都塞的论敌,那些热衷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家们也对此颇为赞成,因为阿尔都塞一旦被扣上结构主义的帽子,它“保卫马克思”的战斗也就成为毫无价值的东西了,其理论也就不攻自破^{[2]136}。此后,一些先入为主的评论家、研究者就是从结构主义这个似是而非的角度对阿尔都塞的理论进行“分析”和“透视”,进而就把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变成了一种似乎证据确凿的理论定性。

阿尔都塞的思想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这是阿尔都塞的思想渊源之一。结构主义最早发端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观点。而后通过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家雅可布森、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特得到继承和发展。列维·斯特劳斯研究了巴西内地印第安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用结构主义方法解释了其亲属制度、图腾制度和神话流传的问题,取得了一系列让人耳目一新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此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不断被引入法国文艺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成为20世纪50—60年代法国学界颇为时髦的一种研究方法,极大地冲击了战后法国曾一度泛滥的存在主义思潮。

阿尔都塞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解读马克思的,这就使得他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是,阿尔都塞究竟在哪些方面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这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阿尔都塞受到结构主义认识方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的模仿。拉康主要在两个方面运用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解读精神病患者“说出来的”无意识结构和解读弗洛伊德的理论。关于前一方面,拉康认为,每一个患者向精神分析学家的谈话实际上既提供了一份纪录,又提供了一份对这个纪录的解释,因而精神分析学家就必须采取一种被弗洛伊德解释为“构造”、而又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相类似的方法,对患者片面的、不连贯的自我披露进行构造,得出他无意识活动的内在结构,以全面解释患者的谈话。因此,精神分析学家和患者的关系的构造性质就是语言学性

* 收稿日期:2005-07-12

作者简介:姬长军(1963-),男,山东阳谷人,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

基金项目:聊城大学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质的。关于后一方面,拉康认为,弗洛伊德传统的精神分析是按先后次序记录下各种各样的当时印象。但是只要通过结构语言学的方法把其能指者“声音形象”前后联系起来,去解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就能发现其思想中人们还不知道的成分,也就是可以对弗洛伊德的著作进行自由联想,从而就可以改进他的理论,创造新的精神分析学。

阿尔都塞把拉康的这种“症候阅读法”运用于解读马克思的著作,致力于一种像拉康那样的“创新”实践。在《读〈资本论〉》一书中,阿尔都塞明确表示要把“症候阅读法”用来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要在《资本论》的字里行间寻找其理论框架,要把它不明显的形式挑明,把作品的“潜在”机制和埋在作品中的无意识结构找出来,要读者把原作品中白纸黑字上的原文与无、空白、沉默等诸多“症状”连接起来解读。正因为阿尔都塞对拉康这种方法的运用,才使得他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得以标新立异。然而也正因为这种运用,人们在考察结构主义发展史时,又大都把阿尔都塞归结为结构主义者,进而把他的思想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症候阅读法”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中并不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它只起了一种冲破传统的鼓动作用,主要打破了历来只把《资本论》作为经济学著作解读的传统,而将其视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或“实践状态的哲学”的主要著作,由此为他从哲学认识论(或“理论实践”)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种“自由联想”的基础。至于其中许多具体论点的提出和论证,并不是以“症候阅读法”作为参照系的。因而,如果把阿尔都塞的思想完全归结为结构主义,就难免以偏概全。下面,我们再通过对阿尔都塞的另外两个思想渊源的考察,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二、阿尔都塞哲学的另外两个思想渊源

如果说拉康的结构主义思想是阿尔都塞的第一个思想渊源的话,那么,巴歇拉尔的历史认识论和斯宾诺莎的唯理论则是其另外两个思想渊源。然而,这后两个思想渊源却常常被遮蔽起来,人们很少予以关注。

巴歇拉尔是法国当代著名的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也是阿尔都塞的博士论文导师。他在科学哲学方面提出了不同于科学的历史主义、约定主义的历史认识论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是在对“人类精神的自然倾向”的斗争中产生的。科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共时性上看,科学的认识不是知识的对立面,而是顽固的“谬误之网”的对立面;二是科学史不可能是一个持续的知识积累过程,而是一个通过抛弃和撤换早期概念,用新的理论结构取而代之的非连续的革命过程。因此,科学理论的改变也不是科学概念逐个更换的过程,而是整个的理论系统的改变。一个科学的理论结构特性,必定与其前科学阶段的理论结构特性有异质的区别。

在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上,巴歇拉尔认为,尽管哲学总是作为一般的科学方法出现,但它实际上仅仅只适应于某个科学史中的某一短暂阶段,这个阶段过去之后,这种哲学便成为认识论上的障碍,成为非科学现象以及侵蚀科学论述的观念和媒介。与现阶段科学理论相适应的哲学,必定是一种否定了以前所有哲学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只可能在一种真正的科学革命发生之后才能在其科学的机体中产生出来,这种新哲学的任务在于,保卫这个科学革命免受科学史上前科学阶段中旧哲学参与的玷污。

巴歇拉尔的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具有强烈的反经

验主义、反实证主义的理论倾向,它提出了一种“不固定的”科学理论概念和发展中的科学实践结构,并以此批判了一切关于理论观念要同存在或现实世界相符合的“科学的客观性”观点,主张用把科学同前科学的“谬误之网”相区分的衡量方法,来具体解决认识价值被正当地确认为科学发现的问题,也就是解决理论的真理标准问题^[3]。此外,巴歇拉尔的历史认识论还“基本上是反笛卡尔主义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知识不是以一个一成不变的“我思”为中心的,而是经常变化着的人类理性不断活动的结果,它没有一个凝固的“自我”去组织和实现这个过程,它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科学和知识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理性活动本身是实践的^[4]。

其实,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等观点就受到巴歇拉尔这些思想的影响。第一,在论述马克思思想的演变以及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阿尔都塞“借用”了巴歇拉尔关于科学必须同其前科学的“人类精神的自然倾向”进行斗争、必须克服这些“认识论上的障碍”并与之相“断裂”才能产生的观点,来说明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和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关系。第二,巴歇拉尔关于理论的转变必定是整个科学的理论系统,而不是逐个概念的撤换的观点,以及前科学的“谬误之网”必须被一套新的科学概念所取代的观点,实际上已经包含了阿尔都塞后来所热衷使用的“问题式”概念。法国当代另一位哲学家马丁明确提出了“问题式”这个概念,阿尔都塞直接从马丁那里借用了这个概念,从巴歇拉尔那里吸取了这个概念的某些内容,把它用来论述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思想断裂;并在考虑和寻找马克思各个时期“问题式”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症候阅读法”。第三,巴歇拉尔关于科学和哲学关系的思想是阿尔都塞论述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和新哲学、和以往旧的意识形态哲学之间关系的直接立论基础。阿尔都塞根据巴歇拉尔的观点,把科学的产生看成是克服了以往旧哲学所包含的“认识论上的障碍”之果,把新哲学看成是科学革命之后的产物。第四,巴歇拉尔认识论的反笛卡尔主义倾向也是阿尔都塞“无主体过程”、“马克思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等命题的观念先导。巴歇拉尔的认识论不以“自我”为核心,而是以主体和客体不断变化发展的关系及其过程为着眼点,也为阿尔都塞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此外,巴歇拉尔把“唯灵主义”、“经验实在论”等旧哲学作为科学革命的“认识论上的障碍”加以反对和抨击的做法,也直接对阿尔都塞提出反经验主义、反还原主义和反历史主义,进而把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旧哲学归结为与科学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做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阿尔都塞的第三个思想渊源是斯宾诺莎的唯理论。阿尔都塞本人对此直言不讳,将其视为“一束普照的光,一种特殊的以太”。

第一,斯宾诺莎哲学的核心是实体与样式的关系问题。其“实体”是指无所不包的自然界,它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不可分割的;其“样式”是指有限的、各式各样的具体事物。斯宾诺莎哲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推崇客观性、无限性和整体性,摒弃主观性、个体性和个性的原则。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斯宾诺莎学说中“最后的東西是死板的实体性”,它缺乏一种“自我意识”和“自为的存在”的主体能动性因素。阿尔都塞对此十分赞赏,并认为斯宾诺莎是第一个主张“无主体的过程”的哲学家,马克思辩证法继承了黑格尔“无主体的过程”的观念,其最终源头正是斯宾诺莎。阿尔都塞将斯宾诺莎的客观性、整体性以及非主观性、非个体性的原则溶化于自己的学说之中,充

当了他评判有关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基本的参照系。

第二,斯宾诺莎提出的“实体是自因”的著名观点,在阿尔都塞看来,这是对一种不仅是转移的,而且是没有外部表现的、非先验性的因果关系的思考,也是一种阐明了整体决定部分、部分影响整体的因果关系观。阿尔都塞对此也十分欣赏,他用这种经他理解和发挥了的斯宾诺莎因果观作为“方位标”去说明马克思辩证法的独特性,说明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同于黑格尔的简单矛盾的辩证法,而是具体的、复杂的、有内在主导结构的辩证法。

第三,斯宾诺莎哲学表现出的贬抑主体性和思维能动性的倾向,在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命题中具有充分的表现。同斯宾诺莎处理“实体”与“样式”的观点相仿,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看成是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客观性和整体性出发,说明和认识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科学认识,而把主体的人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和政治主体,只看成是生产关系和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承受者”与“执行者”,他们不具有积极的、能动的作用,是被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所决定、指派和支配的。

第四,阿尔都塞认为,在《伦理学》第一部分“附录”和《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阐述了关于意识形态的初步理论。阿尔都塞把斯宾诺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归结为意识形态的三重性质:“虚幻的现实性”、“内在的转化性”和“中心是主体的幻觉”。他认为斯宾诺莎一方面拒绝了对意识形态的任何幻想,另一方面又拒绝了把意识形态只看成是简单的谬误或无知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人同世界关系基础上的虚构体系。在阿尔都塞看来,斯宾诺莎这种把意识形态和主观臆想相等的理论,在彻底批判主体中心论的同时,也击中了从14世纪开始的以主体法律意识形态为背景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哲学的要害。正是基于这种理解,阿尔都塞力图效法他观念中的那个“斯宾诺莎”,把谬误、臆想和旧哲学视为意识形态,也把“感性”(他所界说的非科学的理论实践)视为意识形态,并把斯宾诺莎作为批判黑格尔的目的论和内在本质论的价值参照系。

第五,斯宾诺莎规定“实体”有“思维”和“存在”(或广延)两种根本属性,认为它们是对唯一的实体内容的不同表现,一个采取理智的形式,另一个则采取物质形体的形式,而理智的世界和形体的世界本来是同一的。阿尔都塞学说中关于“认识的客体”和“实在的客体”的划分,直接取之于斯宾诺莎的这种“思维”和“广延”的著名划分和相互关系的观念。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曾多次承认这一点。他的两个客体论或二元论中所隐蔽的一元论,也是取之于斯宾诺莎的“实体”观点。他关于“认识的客体”和“实在的客体”都共同适用的“生产总要素”的论述,也是对斯宾诺莎“观念的次序和联系与事物的次序和联系是相同的”这一命题的转化。

第六,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和“科学的理论实践”的划分,基本上也参照了斯宾诺莎对不同认识方式的论述。斯宾诺莎认为存在着三类认识方式:第一类是通过感官的方式从个别事物中,以及从符号、表象、回忆中获得的认识,这种认识是意见和表象;第二类是以普通的概念表达的和对事物特征的正确认识;第三类是从实体的某些属性的形式本质的正确观念开始,进而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正确认识。用现代认识论的术语概括,斯宾诺莎的三类认识方式可分别称之为感性、知性和理性。阿尔都塞基本上把“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与斯宾诺莎的第一类

认识相类比,认为它同感性一样都只表现个人的主观状态,不表示事物的本质;他基本上也把“科学的理论实践”与斯宾诺莎的第二、三类认识等同,认为它可以揭示事物的特性和本质,其“产品”可以产生科学的认识。

三、阿尔都塞是一个唯科学主义者

通过前面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上述三种思想对阿尔都塞的影响并不是均衡对等的,而是各有侧重:巴歇拉尔的历史认识论和科学哲学观点,直接引发了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的核心论题,引申出其历史科学与哲学的区别,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及功能的看法,构成了其学说的中轴线;斯宾诺莎唯理论的方法论则渗透于阿尔都塞思想的各个主要观点上,尤其是“作为生产的知识”等方面的论点上,成为其各个新观点的理论底色;而结构主义者拉康的“症候阅读法”和整体结构分析方法则是他分析和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方法之一。

所以,对阿尔都塞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性质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部往结构主义的筐子里塞。结构主义这个筐子很难盛下诸如认识论断裂、矛盾的多元决定、两种客体、多元实践、真理自身标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论等许多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阿尔都塞能同时用结构主义认知方法、巴歇拉尔的历史认识论和斯宾诺莎的唯理论作为其“保卫马克思”、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方法论基础?这虽与阿尔都塞的个人偏好有一定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三种思想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因为它们都属于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思潮,无论在理论倾向还是在具体观点上都相互吻合、彼此接近,三者共同作用于阿尔都塞的认识,内在而协调地构建了他的理论体系。因此,就理论性质而言,阿尔都塞所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总之,把阿尔都塞的思想仅仅表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阿尔都塞本人仅仅说成是结构主义者,难免有些以偏概全。相比之下,用“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却更能表达阿尔都塞的理论特性。在逻辑上,“唯科学主义”这个范畴可以包容巴歇拉尔的历史认识论和斯宾诺莎的唯理论,也是结构主义的一种概念;从内容上看,它能够更确切地说明阿尔都塞是怎样用自然科学的概念来比附马克思的历史观,用科学哲学的一些方法来考察马克思的思想进程,用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外在性、无主体性来批判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企图,它也能更好地说明阿尔都塞如何用科学研究对象的实在性、确定性来区别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和哲学,用科学的理论表述形式说明知识的产生,以及用某些自然科学的自足性来说明知识的真理性等一系列问题。

参考文献:

- [1] 山风. 阿尔都塞的两部遗著简介[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6(2): 123.
- [2] 杜章智. 阿尔都塞的“理论的反人道主义”[J].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3(3).
- [3] Ted Benton, Anthony Giddens. The rise and fall of structural Marxism; Althusser and His Influence[M].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Inc, 1984.
- [4] Josepchiari. French Thought in the 20th Century [M]. New York: New York Press, 1975.

